

渡口上架起现代化大桥 渡口旁开起助农直播间

“这个同框，就是信仰接力的样子”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戎钰 余宽宏 成榕兴 鲁腾



在贵州省余庆县大乌江镇，突破乌江纪念馆里的红军雕像，与大乌江特大桥实现世纪同框。

“好木船、好艄公、好天气，没有这三样，休想渡乌江。”这句流传在贵州乌江两岸的老话，道尽“天险”之威。

7月10日，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，抵达贵州省余庆县大乌江镇乌江回龙场渡口。红军强渡乌江的第一枪，就在这里打响。

1934年12月底，经过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，奔袭至贵州省余庆县乌江南岸。

眼前是壁立千仞的悬崖，脚边是咆哮翻涌的激流，对岸是严阵以待的重兵。黔军狂妄叫嚣：疲惫之师，必难飞渡！

难？难！但几天后，这道天险终究被红军战士突破。

草木掩映的老渡口处，“00后”讲解员正将强渡乌江的惊心动魄，讲给南来北往的游客听；因红军渡口而得名的红渡村里，热闹的“村播”队伍走街串巷，把直播间开在庄稼地里；渡口之上的大乌江特大桥上，运货车辆川流不息，当地的田间好物从这里走向全国餐桌……

这不正是那场万里远征所要奔赴的未来吗？！

四代人守护标语门板90余载
大学生感叹
“长征是宣传队的说法被具象化了”

在大乌江镇红渡村深处，回龙场渡口隐于群山之间。这是红军突破乌江唯一保存原貌的渡口。

站在渡口旁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朱晓微试着想象那场90多年前的战斗。但很快，她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眼前的乌江太安静了。”

朱晓微难以想象的生死一渡，大乌江镇乌江社区李光武家的两扇门板“见证”了。

7月10日，报道组来到李光武家，大家很快就被两扇门板吸引住了。

“夺取国民党的武装来武装红军民众”“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卖国的国民党”……墨迹渗进木板，上面的标语仍清晰可辨。

“当时红军还在被国民党围追堵截，但在这两扇门板上，他们已经在想抗日救国的事了。”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吴玺不禁感慨。

“门板上都是标语，长征是宣传队的说法被具象化了。”朱晓微接过话来。

80岁的李光武坐在自家庭院里，回忆着这些门板的“不凡身世”。儿子李明书在一旁，不时帮父亲补充几句。

1935年1月1日，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到达回龙场渡口。国民党军提前将乌江边渡船尽数损毁，渡江所需的“好木船、好艄公、好天气”，一项都不具备。后来，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，红军扎起简易竹筏渡江。

李光武的爷爷李玉清就是这些百姓中的一员，他拆下家里的门板，扛到乌江边，成为浮桥的一部分。

渡江前，红军战士在这些门板上写下标语。

红军渡过乌江后，李玉清在江边找回门板，藏在粮仓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将门板重新装回。每次修房建房，都是先量门板尺寸，再做门框，绝不损伤标语痕迹。

时光久了，木头旧了，字迹淡了，但经家族几代人悉心守护，那些标语完好地留存了下来。到李明书手里，已是家族第四代接棒传承。

“从小时候到现在，每年都有很多人来我家参观门板，说明那些强渡乌江的红军战士，一直没有被忘记。”56岁的李明书说，他要继续保护好这些门板，将故事讲下去。

“这不只是几行标语，更是一种在绝境里依然看得见远方的眼光。”吴玺说，以后做新闻也好，做其他事也好，他也想有这样的眼光——不只看眼前的难处，更要看脚下的路要通往哪里。

祖辈绕山路等轮渡，如今驾车过桥只要1分钟
“天险乌江又一次被我们突破了”

“天险乌江终究被我们突破了。”7月11日，站在大乌江特大桥上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余文昊，忽然想起了红军将领杨得志回忆录里的这句话。

放眼望去，乌江两岸悬崖峭壁如刀劈斧砍，乌江水从峡谷间穿过。两座大桥飞架南北，其中一座正悬在回龙场渡口上方，桥上车辆川流不息，桥下水奔流。

余文昊扶着栏杆往下看了许久，坚定地说：“当年红军是从这个位置强渡的，现在桥就在渡口之上——天险乌江又一次被我们突破了。”

乌江上的每一次突破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建设者们迎难而上，在回龙场渡口旁修建了余庆县第一座乌江大桥——回龙大桥。此后30余年，这座大桥成为连接大乌江镇与外界的动脉。

2010年，更雄伟的大乌江特大桥在渡口之上飞架南北，连通两岸。通车当天，乌江两岸挤满了围观的群众。

在余庆公路管理段工作的涂茂江是位“95后”，家就在大桥附近。如今大乌江特大桥的日常维护，由他和同事负责。“每次站在桥上看着江面，总想起爷爷讲过的那些等船的日子。”涂茂江说。

“爷爷小时候，江上没有桥，到对岸要绕一两个小时山路，再转轮渡才能过江；父亲小时候，第一座乌江大桥通车了，出门终于不用再等船；现在轮到，我，驾车过大乌江特大桥，只要1分钟。”涂茂江郑重地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，“我们这代人，真是赶上了好时候。”

余文昊听了，深受触动：“1分钟跨过的不只是大桥，更是红军战士用生命蹚出来的路。我感觉这就是突破乌江的意义。”

稻田里种出金奖米，直播间开到渡口村
大学生向驻村书记请教直播技巧

远征者们于90多年前播下的火种，从未在这片热土上熄灭。乌江边，在同样的信仰下，新一代的“长征者”开启了他们的征程，步履不停。

走进回龙场渡口附近的大乌江镇凉风村，大学生们震惊于眼前的绝美稻田，一时“听取‘哇’声一片”。返乡创业的贵州印之谷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，站在稻田里笑了。

陈刚的笑，有底气。他用10年时间蹚出“新农人”之路：不用一滴农药、一粒化肥，把普通稻谷打磨成每斤20元至60元的石印有机大米，年销售额200多万元。2025年，第六届国际米食品鉴大会上，石印有机大米斩获粮稻组金奖。

在稻田里，记者见到了51岁的种植户杨胜强。他大方透露，来这里“打打零工”，每年能赚两三万元，还不耽误自家种地。

“红军当年从这里渡江，是为了让土地回到种田人手里；陈刚在这里种田，是为了让种田人留在土地上。”朱晓微说，她感受到，从活下去到过得好，正是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最大变化。

在红渡村，有播音主持功底的吴玺向驻村第一书记“村播”达人徐毅请教直播技巧。

过去一年多，红渡村的“数字乡场·红渡村播”带着生态米、土蜂蜜、腊肉走进周边16个村庄，直播200多场，无数次喊“3、2、1，上链接”，累计销售额近150万元。

“远离县城和亲人，你打算何时回城？”吴玺问徐毅。

“不急，‘村播’才刚上路，我要继续带着乡亲们走下去——这是我的新长征路。”徐毅嘿嘿一笑。

红渡村党支部书记江伟说，红渡村曾是顺口溜中的穷窝窝，娶个媳妇要挪窝。如今，穷窝窝已变成了“幸福窝”。

大乌江镇镇长李军自豪地说，2025年，大乌江镇集体经济总收入近300万元，做到了“村村有产业”。

离开红渡村时，朱晓微举起手机，渡口与桥在她的镜头里同框。

“90多年前，那些与我同龄的人，用鲜血和生命搭建生存之桥，带中国渡到了对岸。如今这个同框，就是信仰接力的样子。”朱晓微说。



白灵儿
俄罗斯留学生
湖北大学

我从“8人牺牲后36人又站了出来”，明白了“前仆后继”这个词

身为俄罗斯人，我不太了解中国红军的长征。当我来到回龙场渡口，才开始有了真切感受。

在余庆县的突破乌江陈列馆，讲解员说，红军选了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回龙场渡口乘竹筏试渡，但他们不幸全部牺牲。当晚，第二批突击队36名队员补位，这次成功了。

为什么牺牲了8个人，还有36个人愿意再去尝试？余庆县文联主席袁星忠解答了我的疑问。

他说：“对红军战士来说，信念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前面有人倒下了，后面立刻有人冲上去——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同样的信念。正是每一位红军战士心中的那份信念，支撑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向了胜利。”

在回龙场渡口旁的峭壁上，有一条沿山蜿蜒而上的“红军小道”。听说，当年红军渡河上岸后，又爬了几百米悬崖才走上大路。

我和报道组的小伙伴们踏上了这条小径。即使新铺了台阶，路依然难走：台阶宽仅约一米，一侧是石壁，一侧悬空，最陡处都快垂直了……我想，如果当年这里有一座桥，红军就不会那么难了。

没想到，当我们登顶时，我看到前方就是大乌江特大桥的桥头。那一刻，我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也深刻感受到脚下这块土地的巨变。

当我到了红渡村和凉风村时，这种感受更强烈：长征走的是偏远地方，没想到这里的农村这么漂亮，梯田像画一样，村里有直播卖货，大米还拿了国际金奖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当年红军前仆后继所希望看到的样子吧。

突破乌江
纪念馆
红军雕像

渡口印记

回龙场渡口：
打响突破
乌江天险第一枪

红军长征初期，贵州遵义并不在计划路线上。

“中央红军原计划是北出湘西，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”贵州省余庆县党史专家毛廷耀介绍，湘江战役以后，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.6万余人，减少到3万余人。1934年年底，蒋介石察觉到红军转移的意图，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兵力，形成一个“大口袋”，等着红军去“钻”。

在此关头，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，改向敌军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。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，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附近的宋家湾召开会议，决定强渡乌江，攻占遵义。

1935年1月1日，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回龙场渡口打响强渡乌江第一枪，红军率先从此地突破乌江。

作为全线首个渡江成功的渡口，回龙场渡口的“首破”胜利，撕开了敌军整条乌江防线的侧翼缺口，极大牵制、瓦解了对岸守军兵力，为江界河等渡口的渡江行动创造了绝佳战机。

渡过乌江后，红军部队向遵义进发。1月7日凌晨，红军完全占领遵义。

军民同心造竹筏
突破乌江



余庆

